

我的大学

〔苏联〕高尔基 著 郭家申 译



权威翻译 一世珍藏

一部鼓舞了无数青少年的励志之作

本书写出了高尔基对苦难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

名家
名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CIRCLES AND PUBLISHERS

我的大学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苏联〕高尔基◎著

郭家申◎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大学: 精装版 / (苏) 高尔基著; 郭家申译.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190-0581-8

I. ①我… II. ①高…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8315号

我的大学

著 者: (苏) 高尔基

译 者: 郭家申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陈若伟

装帧设计: 张婷婷

复 审 人: 姚莲瑞

责任校对: 郑红峰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36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 a i l: clap@clapnet.cn chenrw@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12 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581-8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本序

高尔基(1868—1936年)的自传三部曲《童年》^①、《在人间》^②、《我的大学》^③，可以说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难能可贵的纪实性系列小说，它真实详尽地记述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坎坷经历，点点滴滴，连缀成篇，读来朴实无华，感人至深。但就三部曲所蕴涵的丰富思想和广阔艺术视野而言，它又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所涵盖得了的。作者在描述自己生活的同时，鲜明地描绘出了俄国人民生活中整个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特点。

高尔基几乎包揽了旧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底层”人民。首先是写他自己，写他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外公家的生活，继而写他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打工，与人们的种种磕碰与切身感受。

阿列克谢的童年生活是短暂的。母亲死后，破了产的外公将他逐出家门。他投身社会，来到所谓“人间”。作家详细而生动地向我们勾勒出还是个孩子的阿列克谢的生活历程：先是在鞋店里“打杂”，后来又在亲戚家的制图作坊里当“学徒”，在轮船上帮厨，

①最初在1913—1914年的《俄罗斯言论报》(该报因从事反革命宣传于1917年11月被苏维埃政权查封)上发表，1914年柏林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署名M.高尔基。《童年》的手稿没有保留下来。1929年有人问及此事时，高尔基回答说，手稿“好像被烧掉了，也许是在芬兰，在穆斯塔米亚基”(《高尔基档案》，第11卷，第198页)。

②最初在1915年的《俄国言论报》上发表一些章节，全文是在1916年的《年鉴》月刊上发表的。第一个单行本于1917年出版，柏林，署名M.高尔基。

③最初在1923年的《红色处女地》上连载，同年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结集出版，署名M.高尔基。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在列宁最后的日子，他常请她朗读《我的大学》给他听。

再后来又开始“攻读”自己的所谓“大学”——参加喀山地下革命小组活动，阅读地下读物，和所谓“生活导师们”进行交往，甚至还认识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人间”的生活让阿列克谢从一个稚气未消的孩子慢慢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高尔基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俄国思想活跃、群英荟萃的时代。各种思想家、理论家层出不穷，都在磨砺以须，为当时的俄国把脉、开药方，有甚嚣尘上的斯拉夫派理论和咄咄逼人的西欧派观点，也有边宣传边实践的民粹主义和已经在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1861年，沙皇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被迫宣布放弃农奴制，实行改革，名义上给农民以“自由”，实际上从他们身上搜刮了巨额的“赎金”，同时抢走了他们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们的生活愈加贫困。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进一步激起了劳动者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社会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强了镇压。民粹派动员农民对抗沙皇统治，发起“到民间去”的活动。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19世纪70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些“工人协会”。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组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生动描写了1888年大伙在秘密阅读普列汉诺夫于1884年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形。

其实，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是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成长乃至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灵历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尔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传体作品的传统概念，不把人物描写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着眼于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应该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上，它不仅是作者

二十岁前的生活传记，也是俄罗斯人民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生活纪实，其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我的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 1922 年完成的，次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它描述的是高尔基 1884 年夏到 1888 年秋的生活。但当时写作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已经完全变了。作品主要是写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和三部曲的前两部一样，《我的大学》描述的重点，仍然是作者内心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态度。

革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部分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批判他们脱离人民、散布种种诋毁革命的悲观主义谬论。高尔基以前在喀山和这类旧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三十多年过去了，类似的奇谈怪论在彼得堡沉渣泛起，它们和当年有人在喀山宣扬的人生如梦、为未来奋斗毫无意义的论调非常相似。请听高尔基在喀山街头遇到的一个冻得半死的历史教师是怎么说的：“进步——这是人们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来的说辞！生活是非理性的，毫无意义。没有奴役便没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在自己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减轻我们的劳动，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我们的劳动更加繁重。工厂和机器为的是要不断生产更多的机器，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来越多，可是社会需要的只是农民——生产粮食的人。粮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位历史教师的想法使高尔基大为惊讶，因为它和高尔基的追求大相径庭，高尔基追求的是知识，绝不是“遗忘和安慰”。

他写道：“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没

有用处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云游派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生物学家等许多人。

“有一次，我跟这个工人老朋友‘谈心’，他苦笑着称自己是‘政治油子’。他用那种好像只有俄国人才有的襟怀坦荡的态度对我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亲爱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学院、科学、飞机，统统都没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还有一个娘儿们，想亲的时候就亲她一下，而她对于我，应该忠贞不渝，全身心地回报我——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您是中了毒的人。对于您来说，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虑问题时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即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

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旨在谴责那种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突显《我的大学》和当时革命活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尔基对那种认为劳动群众不会为大家的幸福去奋斗，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尖下的一点个人利益的有害理论大加抨击。充分肯定人类劳动的伟大意义和他们追求自由、知识、幸福的强大思想动力。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是天生的斗士。他说：“千百万俄国人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难道心灵深处真的只是为了摆脱劳动吗？最少的劳动——最大的享受，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它像一切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样。非常吸引人。”一个人一定要战胜周围的环境，这样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则就是浪费光阴，虚度人生。

高尔基自己就是在和周围环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他从小反抗外公家的陈规陋习，给老板干活时不遵守老板的清规戒律，

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又常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和种种歪理。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实际上触及了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点连根本不关心时局变化的面包师卢托宁都注意到了，他总看见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带些书到面包房里来，有时候在杰连科夫家里聚会。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各种问题，有时候还发生争论，其中朗读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场面和高尔基与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的交往。描写得尤为生动。当时，代表沙皇政府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小说对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警察尼基福雷奇——的描写相当精彩。

尼基福雷奇明白得很：当警察绝不能心慈手软，对沙皇政府心怀不满的人很多，要镇压住他们，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运转灵活的警察机构。它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蜘蛛网。对此，高尔基是有切身体验的。

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自认为“目标明确”且“深谙生活之道”的人，其实他们在生活中并不懂得审时度势，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他们有的思想陈旧，有的过于年轻，而且往往脱离生活，书生气十足，只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张口闭口人民长、人民短的，但就是不见具体行动。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空谈家。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亲口对高尔基说的话。可是，要战胜沙皇羽翼下大大小小的“尼基福雷奇”们，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仅靠一些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在下面瞎嚷嚷，那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的大学》在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上花了不少的笔墨。诚然，高尔基描写的基本上都是以不同方式曾经投身过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在 19 世纪 80 年代发生过思想危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想寻求出路，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还缺乏了解，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认识不足，往往孤军奋战，成效甚微。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但就在这个时候，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们正在觉醒起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们深入到民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纲领，把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而19世纪80年代的高尔基，亲眼目睹并感受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场思想危机，痛切感到，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把思想与事业、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刻意描写了当时俄国先进阶层的生活及精神世界。当然，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种预感，还不能说是他的清醒认识，因为后来他对这一斗争的前景的认识还产生过动摇，思想出现过反复，甚至一度认为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是非人力所能够达到的，失去了信心。1888年夏，高尔基离开喀山，和一个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来到伏尔加河畔一个叫克拉斯托维多沃的村子。农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贫困、愚昧、野蛮、保守排外心理，使他很难接受，或不闻不问，置之度外。他感到非常苦恼，根本看不到使农民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和前景。不过他的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仅仅是他当时的一种思想冲动。随着他对现实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未来美好的生活一定能够到来。对农民生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喜欢他们，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良好的品质——热爱劳动，淳朴善良，对未来怀有美好的理想。他在《我的大学》里写道：“我看得出，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言，他们每个人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怨恨，而且常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怨恨。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很善良的原始村民——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并不难，任何一个人都会像孩子一样充满信任地听你讲关于寻找智慧和幸福的故事，听你讲有关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凡是能够激发人们去幻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好日子——的一切故事，他们都会听得有滋有味。

“但是，当这些人在村会上或者岸边小酒店里一窝蜂似的凑在

一块儿时，他们把自己身上一切好的东西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就跟神甫披上虚假与伪善的长袍一样，对有钱有势的人，像狗一样地摇头摆尾，百般逢迎——那种样子看着都叫人恶心。有时候，他们又会突然变得像狼一样地凶狠，毛发倒立，龇牙咧嘴，野蛮地互相吼叫，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而且是真打——起因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种时刻，他们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捣毁他们昨晚还像绵羊回到羊圈时那样老实出入的教堂。”“我无法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生活在他们中间。”

总之，高尔基认为，农民在各方面比起工人素质要差多了。农民的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欢。农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们很难团结成一个集体。罗马斯千辛万苦地想在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为他们办好事，但最后也是一场空。有钱人挤对他说，连穷苦农民也不支持他。最后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烧了。高尔基离开克拉斯诺维多沃村后跟民粹派再没有发生过什么来往。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描写了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出，这时候的高尔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认识到，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从小说里高尔基跟费多谢耶夫和老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布佐夫的谈话中足可以看出来。

1888年秋，高尔基离开了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三部曲到此告一段落。这时高尔基只有二十岁，四年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多年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这对他后来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名杰出作家，不能不说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郭家申

目 录

一.....	1
二.....	14
三.....	26
四.....	40
五.....	52
六.....	65
七.....	75
八.....	86
九.....	97
十.....	106
十一.....	115
十二.....	122
十三.....	127
十四.....	133
十五.....	138
十六.....	144
十七.....	150
十八.....	157
十九.....	162
二十.....	169

就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到喀山大学^①学习去了，如此而已。

上大学的念头，是从一个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②的中学生那里来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人长得很帅，有一双女人般亲切温柔的眼睛。他和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因常见我手里拿本书，觉得很好奇，于是我们便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开始劝我，说我有“非凡的科学才能”。

“你生来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说，一面很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鬃似的长发。

当时我还不知道兔子也能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却信誓旦旦地向我证明说：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大学里正好非常需要。不用说，我们也谈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③的事例。叶夫列伊诺夫说，到喀山后，我可以先住在他那里，利用秋冬两季，把中学的课程修完，“几门”考试一通过——他就是这样说的：“几门”考试——大学就会给我发放政府助学金；五年后，我就会成为一名“学者”。一切都非常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为人纯朴善良，

①喀山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建立于1804年。列夫·托尔斯泰1844年，列宁1887年，都曾在该校的法律系学习过。据《高尔基及其时代》一书介绍，高尔基大概是在1884年夏末或秋初到喀山大学去学习的。

②H.B.叶夫列伊诺夫（1864—1934年），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儿子，在喀山第三中学上学；1885年起在喀山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曾积极参加喀山各种秘密小组的活动。

③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出身渔民家庭，19岁离家外出，先后在莫斯科、彼得堡、德国求学，是俄国第一个世界驰名的科学家、诗人、现代俄语标准语奠基人、画家和历史学家。

古道热肠。

考完试后，他就走了。两个礼拜后，我也跟着他去了。

外婆送我走的时候，劝我说：

“你呀，别老对别人发脾气，总是气鼓鼓的，成天板着脸，对谁都不服气。你这都是从外公那里学来的，可是他——你外公——又怎么样呢？活了大半辈子，临了变成了一个傻瓜，苦命的老头子。你呀，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上帝从不对人们严加惩处，只有魔鬼才喜欢伤害无辜！再见了，喏……”

这时，她从肌肉松弛、颜色灰暗的脸上擦掉仅有的几滴泪水，对我说：

“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你这一走，行踪无定，距离又远，而我——又是个快要死的人了……”

最近一个时期，我不在亲爱的外婆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可是现在，此时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以后我再也看不到这个和我休戚与共、至亲至爱的人了。

我站在轮船的尾部，看着她站在码头上；她一只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另一只手——用旧头巾的一角——在擦拭自己的脸，在擦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挚爱光辉的乌黑的眼睛。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有一半鞑靼人居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①。这座房子不大，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在一条狭窄而贫穷的街道的尽头，房子有一面墙冲着一片火灾的废墟。废墟上杂草丛生，密密麻麻，有苦艾、牛蒡和团酸模；接骨木树丛里有一大堆坍塌的瓦砾，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地窖，里面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野狗，它们生在这里，也死在这里。这个地窖给我的印象很深，它是我所上过的大学中的一个。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人——母亲和两个儿子——靠微薄的抚恤金

^①高尔基到喀山后，起初就住在市郊叶夫列伊诺夫家，他在这里住了大约两个星期的样子。

生活。开头几天，我常看见这个愁眉苦脸、头发花白的瘦小寡妇从市场回来后，把买来的东西往厨房的桌子上一放，便开始考虑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怎样用这几小块劣质肉做成一顿饭，让三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不算她自己——吃饱喝足呢？

她很少说话；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凝聚着一种绝望的、与人无忤的执着劲头儿，就像一匹精力耗尽了的马还在拼命地将车往山上拉——明知拉不上去，可是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上拉！

我来到这里的第四天，一大早，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非常谨慎地小声问我：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来学习，上大学。”

只见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皮肤往上一皱，原来是刀子划破了她的手指。她赶紧用嘴吸吮流出的鲜血，一面在椅子上坐下来，但她立刻又站了起来，说：

“噢，真是见鬼……”

她用手绢包好划破的手指，称赞我说：

“你挺会削土豆的。”

“唉，哪能不会呢！”于是我对她讲了我在轮船上干过帮厨的事儿。她问我：

“您以为——这样就可以上大学了吗？”

那时候我不懂得幽默。我把她的问话当真了，于是，我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说科学殿堂的大门最后一定会对我敞开的。

她叹了口气，说：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正好这时候尼古拉到厨房洗脸来了；他刚刚睡醒，头发乱蓬蓬的，像往常一样，脸上乐呵呵的。

“妈妈，咱们包饺子吃吧！”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为了显示自己对烹饪艺术的了解，我说：“这肉包饺子不好，而

且也太少。”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听后很不高兴，马上冲我说了些很难听的话，弄得我面红耳赤，很下不了台。她把几个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离开了厨房。尼古拉则冲我使了个眼色，对他妈的行为解释说：

“她心情不好……”

他坐在凳子上，对我说：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更神经质一些，这是她们的天性。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好像是瑞士人，对此做了无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对这个问题也曾有过论述。

尼古拉非常喜欢教我，因此，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我脑子里灌输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常识。我如饥似渴地听他给我讲，后来，在我的脑子里竟然把富科^②、拉罗什富科^③、拉罗什查克林^④全混为一谈了，我根本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⑤砍了迪穆里耶^⑥的头呢，抑或相反？小伙子一心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

①穆勒（1806—1873年），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英国实证论的首创者、奠基人。著有《逻辑体系》等书。这里指的是他的《女人的从属性》一书。

②富科（1819—1868年），法国物理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1860年）；1850年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方法测定空气和水中的光速；1851年完成摆锤试验（所谓富科摆）；发现电涡流（富科电流）。

③拉罗什富科（1613—1680年），法国作家，早年因反对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扎兰曾坐过牢，被流放过，参加过投石党的斗争，后因身受重伤，从此退出政治活动，出入文艺沙龙。代表作有《回忆录》（1662年）和《箴言录》（1665年）。作家以箴言的形式表达他对贵族社会道德风尚的看法，虽有些悲观厌世，但对宫廷与贵族的虚伪和欺诈给予了辛辣的嘲讽。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引用过他的一条箴言：“神态庄严是形体的一种奥妙，目的在于掩盖智力的缺陷。”

④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头子。

⑤拉瓦锡（1743—1794年），法国化学家，现代化学，特别是热化学的奠基人之一。1768—1791年在政府征税机构任职；法国大革命中，他的身份引起当局的怀疑，1792年，极右派马拉特对他提出莫须有的指控，1794年根据革命法庭的审判，拉瓦锡等27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⑥迪穆里耶（1739—1823年），法国将军。他曾指挥革命的法国军队于1792年打败了奥普干涉军。但1793年在纳温登附近战败，4月，背叛革命，投奔了奥军。

他信心十足地说我一定能够做到，但是，要真正地坐下来教我、帮我，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他的自以为是和轻率作风，使他看不见他母亲操持这个家是多么的含辛茹苦，多么费尽心机。他的弟弟，一个沉默寡言、很难侍弄的中学生就更体会不到这一点了。可是，我对这些复杂的化学戏法和厨房经济的奥妙早已心知肚明，熟谙其详了。我清楚地看到这位主妇是多么的心灵手巧，她每天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不速之客。不用说，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像石块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寻找工作，干什么都行。为了不在家里吃闲饭，我一大早就到外面去，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在那片废墟中的地窖里避避风雨。在那里，我闻够了死猫癞狗的腥臭味儿，听够了狂风暴雨呼啸，我很快就明白了过来：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也许去波斯要更明智一些。可是我已经在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魔法师，找到了一种培育农作物的方法，可以使粮食的颗粒长得像苹果那样大，一个土豆有一普特^①重。总之，为造福这片土地，我已经想出了不少办法，而在这块土地上艰难度日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人。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净想些非同寻常的奇遇和种种丰功伟绩。在日子非常艰难的时候，这种幻想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这样的日子很多——我幻想的本领也越来越大了。我对外来的帮助已经不抱希望，也不指望会交上好运，但我的意志却渐渐变得坚强起来。而且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感到自己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为了不至于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在那儿很容易就能够挣上十五至二十个戈比。在那里，置身于装卸工人、流浪汉和骗子小偷们中间，我感到自己是一块被投进炉火中冶炼的生铁——许多强烈、炽热的印象扑面而来，而且天天如是。人们在我面前像

①一普特相当于 16.38 公斤。

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他们贪得无厌，生性粗野。我喜欢他们对生活的仇恨心理，喜欢他们对世上的一切进行嘲弄、敌视，但对自身状态却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亲身经历过的一切，使我对这些人有一种亲近感，我希望和他们打成一片，融入他们那个富有刺激性的圈子。勃莱特·哈特^①的作品和我读过的大量“品味不高的”小说，使我对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更加有了好感。

惯偷巴什金，原来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如今穷困潦倒，还染上了痼病。他振振有词地对我说：

“你怎么像个姑娘一样，畏畏缩缩的，是不是怕坏了名声？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名声就是她的财富，可是对你来说，它只是一副枷锁。牛的名声不错，忠诚老实，但它们只配吃草！”

巴什金一头红发，脸刮得干干净净，很像个演员；矮小的身材，动作轻盈灵活，像一只小猫。他对我像老师一样，处处以保护人自居；我看得出，他真心实意地希望我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他最喜欢读的是《基度山伯爵》^②。

“这部书里有目的，有良心。”他说。

他喜欢女人，讲起她们来，津津乐道，垂涎欲滴，兴奋得不得了，虚弱的身体像筛糠一样；这种哆里哆嗦的样子，完全是一种病态，看着直让我感到恶心。但他的话，我还是很仔细听的，我觉得它们非常美丽动人。

“女人啊，女人！”他坦诚地说，发黄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乌黑的眼睛里射出异常兴奋的目光，“为了女人，我什么都能豁出去。为了女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什么犯罪不犯罪的——我全然不

^①勃莱特·哈特（1836—1902年），美国作家。曾在西部做过矿工，写了许多描写淘金者生活和黄金的腐蚀作用的小说，如《加利福尼亚故事》（1857—1871年）和几部长篇。颂扬社会底层人们的勇敢精神，如《加布里埃尔·康罗伊》（1875—1876年）等，他的作品乡土气息很浓。

^②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年）发表于1844—1845年的一部著名小说，描写的是法国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个冤怨相报的故事。